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 | 市 | 故 | 事

关于闺蜜的猜想

倾诉人:秀娜

时间:2月21日
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秀娜 仲谦 天瑶

关键词:发小 自杀 离婚

主题:周围很静,房间的门虚掩着,我看见仲谦跟天瑶说,“其实我一开始喜欢的人是你,可是追你的人那么多……”

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

离桥还有段距离时,我就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桥上来回走。

我觉得不对劲,“我见不得轻生的人,他们都是些不负责任的胆小鬼。”

“或许他们真有难处。”仲谦笑笑,“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像你这么幸运,找到我这样的好老公。”我心里的乐还没在脸上体现出来,整个人就呆住了。“她爬上桥栏了。不会真要跳了吧。”老公看了一眼我指的方向,踩了一脚油门。

别见义勇而为,长这么大,我连拾金不昧的机会都没碰到过。看到老公拼力把那女人从桥上抱下来的瞬间,连自己都跟着高大了。

那女的坐在地上一直哭,头发把脸遮着看不清眉目。

救人可以简单粗暴,救完之后的工作就需要技术含量了。

老公问我怎么办?

“送她回家?”在我看来,家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“她像是愿意回家的吗?”老公显然对我的答案不满。

“你想去哪,我们送你吧。”老公从我包里拿了纸巾,蹲下来递给那个女人。

“我是准备去死的,可你们把我拦下来了。”那女人抹了把眼泪抬起头,并没有感激的意思。

“天瑶?”我几乎是跟老公同时叫出她的名字。虽然凭脸上的皱纹就能读出年纪,但杀伤力绝不比小姑娘差。除了发型不太体面,脸蛋、身材可比女神,作为女人都不禁怜香惜玉,男人又怎能袖手旁观?

天瑶认出了我们,惊喜中透着尴尬,“真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见面。”

仲谦把天瑶扶起来,“要不先去我们家吧,这么多年不见,叙叙旧。”

蜜月是一个人去的

“好羡慕啊!”天瑶摸了摸我们一家三口的相框,“真幸福。”这话从天瑶嘴里说出来,我觉得是种讽刺。我们那才一百平米的二手房连我都觉得差强人意,更别说是天瑶。

“别开玩笑,我听说你可是嫁豪门了,住别墅,出门都有专职司机。”自从天瑶嫁到了外地,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流传着她的各种传说。

“一个人住一栋楼,其实挺吓人的。”天瑶证实了那些传说,“生活的事不用愁,自己的事没人愁。”

大学毕业,天瑶嫁给了一个大她快10岁的成功人士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,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。

在此之前,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姐妹淘。我跟天瑶是发小,也是邻居。从幼儿园到初中,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,同一个班级。

天瑶看着我们家的照片墙,“我跟他除了婚纱照,就没有再拍过合影。”

“自拍也算的。”我想让天瑶放松一点。

天瑶说已经大半个月没见过他人了,“如果我不把他的卡刷爆,估计他都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。”

离开你非我所愿

倾诉人:裕翔

时间:2月23日

方式:QQ聊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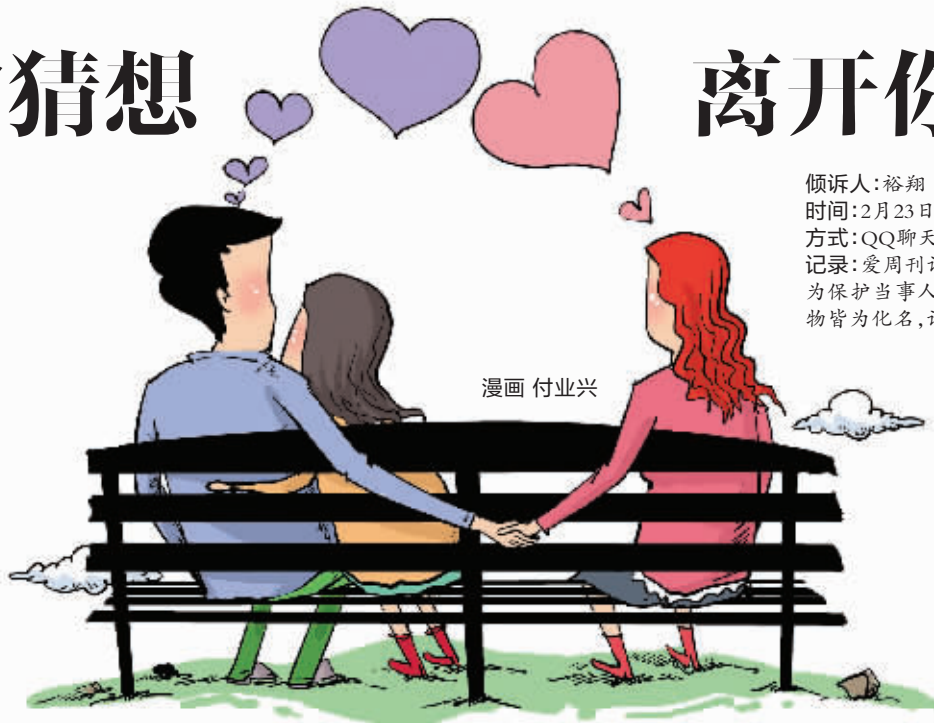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裕翔 燕子 培慧 建和

关键词:失业 背叛 离婚

主题:“你也说过会给我想要的生活,可现在我一点都不幸福,很不满意。”培慧外套都没脱就又走了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失业的事不敢说

过年前,我把公司租的房子退了,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。我把卡的密码告诉燕子,“你把钱取出来跟大家分了吧,别嫌少。”

燕子是公司里的元老,5年来帮了我不少忙。“大伙想请你吃顿饭。”燕子说,“老地方。”

酒喝得不多,气氛却热闹。以前的怨气、不满都化成祝福。我悄悄把账结了,给燕子发了条短信,“替我谢谢大家。”

没有酒气,就没有勇气。我不敢回家,更不敢把公司解散的事告诉培慧。

5年前辞职创业的时候,她就不看好我。“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”是她对我的评价。

生命不息,折腾不止。培慧研究生毕业,考上了公务员,有不错的发展空间。我不想让她看扁我,一心想做出点明堂。

开公司的事,培慧一点忙都没帮过。以她的专业和人脉,多少都会对我有所帮助。但她永远站在我的对立面。我知道培慧是嫌我没她挣得多,她们那样的单位,别人家的老公不是高帅富就是土豪,我让她跌价了。

这几年,培慧从来不带我参加同学聚会、单位活动。我也不好意思提要求,只能提心吊胆地看着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奔赴拆散一对一对的同学会。

有次我去接培慧,她让我在两站之外的站台等。想想我挣钱供她读研的日子,那时虽然没结婚,培慧总是一口一个“老公”,我的自信心膨胀得装都装不下。

回到家时,培慧正在报恩没能评上优秀,“凭什么不给我优秀?一下子少了很多钱。”我怕撞枪口,鞋都没换就溜进厕所。

培慧挂了电话,敲着厕所的门,“你卡里还有多少钱?”

“卡丢了。”我随便编了个理由。培慧在门口骂开了。

反正你也没活干

躲过了初一,也逃过了十五,可我的心事却无处安放。我想过好多个东窗事发的版本,以及应对的措施,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。真相大白时,培慧却异常冷静,“早知道会有这一天,你准备怎么办?”

“我投了几份简历,还在等消息。”没有班上的日子,我自觉地承担了买菜、烧饭、做家务的工作。培慧对我的使唤也更加肆无忌惮。“今天去帮我把洗的衣服拿回来。”“车要保养了,你去弄一下。”比完成任务更折磨人的,是培慧每次总不忘加一句,“反正你也没活干。”

比折磨人更吓人的,是除了被吐槽,我和培慧的生活几乎没有交集。从满脸怨气到浑身酒气,培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

“我知道自己不够好,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。再给我点时间。”

天瑶说,“我们结婚第二天,他就飞到香港去了。蜜月是我一个人去的。身边各种甜蜜的小夫妻,我只能假装单身白富美。”

刚结婚那会,他没时间陪她。她就拿着他的卡到商场里找VIP的感觉。读大学时那些朝思暮想的大牌,她觉得不够档次,恨自己以前真没追求。年纪大了,孩子也不在身边,她才发现,在他心里什么都不是。

“这两年连我的电话都转给秘书了。”天瑶拿着最新款的手机,“手机换了这么多,号码却一直没换过。就希望他能一直记着。”

我不想让仲谦说下去

天瑶说,她可以耐得住寂寞,也可以受得了冷漠,但被小三的事她觉得太没面子。“这些年,面子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不管我过得多么不如意,那些听起来不错的传说,让我的父母,家人活得体面。”

现在老公找小三的事已经传得路人皆知,天瑶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。

我怕她想不开,“要是不嫌弃,就在我这住段时间吧。”

儿子住校,我把房间收拾了给天瑶住。

我跟仲谦在小区附近开了个眼镜店。那段时间店里的伙计,刚好有事请假回家。天瑶就主动说要帮忙,“别的我不会,打扫卫生,跟客人聊聊天,打打盆,我还是会的。”

“我们请不起你哟。”仲谦故意开玩笑。

“我不要钱,只要你们不嫌我笨。”

每天早上,我带着天瑶去店里。晚上没事,仲谦会开车带我们去吃饭,唱歌。

还不到半个月,天瑶就像变了个人,要死要活的话不再挂在嘴边,还张罗着要入股。

“我们这小店容不下你这么大的股东。”

仲谦说,“如果真感兴趣,你可以自己开家店。”我也觉得不错,有事帮忙,天瑶就不会胡思乱想。天瑶的店说开就开。仲谦帮着看门面,搞装修。

仲谦去帮天瑶,自家店里的都交给我,比以前累不少,但看着自己的好姐妹一天天好起来,我也很欣慰。

开业前一天,仲谦很晚都没回来。我开车去天瑶店里接他。

周围很静,房间的门虚掩着,我听见仲谦跟天瑶说,“其实我一开始喜欢的人是你,可是追你的人那么多……”

我不敢再听下去,也不想让让仲谦再说下去。就在门口喊了一声,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,“忙完了吗?我来接你们回家了。”

新店开张,我和仲谦去给天瑶捧场。结束后,天瑶请我们吃饭,她说自己想离婚。“我得去找我自己的幸福。”

我各种担心。☹

记者手记:助人为乐的事,要有个度。给闺蜜帮忙,搭上老公是大忌。

“再给你多长时间?五年已经过去了,我还有几个五年?”

“我给你时间,谁给我时间?”培慧说,如果不趁着年轻,拼命往上爬,以后再想升职就更难了,“你又指望不上!我得为自己着想。”

“我们”这个词已经很久没有在培慧的嘴里出现过了。我跟培慧说了我对以后的打算,“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?还是算了吧。”培慧想结束话题。

“你说过即使我老年痴呆你都不会离开我的。”以前培慧说这话时,我还挺不高兴,怎么能这么咒我呢?可现在我身体健康,她却已经放弃我了。“你也说过会给我想要的生活,可现在我一点都不幸福,很不满意。”培慧外套都没脱就又走了。

我们早该见面了

我看见培慧从一辆车里下来。

“我喝多了,同事顺路送我回来。”这是培慧给我的解释。她应该不知道,我一直坐在飘窗边等她,看见她下车送司机香吻的时候,我的脑子里正播放着我们以前手牵手在楼下散步的片段。

“你怎么不让我去接你,我正正在家没事。”我学着培慧的口气。

“我困了。”培慧打哈欠的时候,我故意靠近她,一点酒气都闻不出。我猜她应该没喝酒,那男人也绝不是顺风车的司机。

准备查查那男人底细时,我才发现,我对培慧的了解并不比她对我的了解多。培慧的QQ像个僵尸躺在好友名单里,我点开她的空间,最后更新的时间还是两年前。是这两年她都没什么好写的,还是她早就换了新的号码,我说不准。我的微博、微信里没有一条关于培慧的信息。

她从没让我加过她,我也从没像现在这样在乎她。我不知道培慧现在的朋友是谁,她的那些局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,能不能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培慧现在是怎么想的,她和他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。

我想破了头也找不出头绪的时候,培慧的妈妈打来电话,“下个月有个亲戚家的孩子结婚,你们能不能来?”

文母娘成了我的救兵。能和培慧在一起,文母娘也算是半个红娘。当年要不是她误打误撞跟我打听培慧的班级,我又好心地帮她找到女儿,大学四年,我跟培慧怎么也碰不上。

文母娘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帮我打听到了那个男人的消息,姓名、公司地址、联系方式。文母娘给我加油,“继续看好你。”

我决定拿出自己最爷们儿的一面,直接上门摊牌。

“建和?我是培慧的老公。”

建和拿出甩我几条街的霸气,“我们早该见面了。”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公司,那是我曾经的梦想。他指着街对面的一个楼盘,他给培慧买了一套。他拉开抽屉,拿出一枚钻戒,这也是给培慧准备的。

是不是只有离开,培慧才能过上她想要的生活? ☹

记者手记:婚姻是两个人的剧本。一个人不在这个家了,留下的那个人只能演独角戏了。